



一之說小書叢報京

記華京巡斷

卷上

著言慎陳

月二年九十國民
行發部版出館報京

京報叢書小說之一

斷送京華記 上卷

民國十九年二月出版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

上下兩冊實價大洋一元

著者 陳 慎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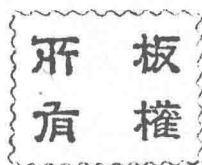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京報出版部

印刷者 京報印刷部

京報叢書小說之一

斷送京華記

上卷



總發行所 京報館

北平宣外魏染胡同

序

吾七歲時，始識文字，即慕小說家言。及長，所讀稗官諸書，不計其數，前後臆情，凡歷四變。兒時初讀，以爲號爲稗官者，非獨描摹絕妙，殆必實有此世界，彈指之頃，庶幾遇之。稍長，則知稗史演義，皆文人因緣附會，不必有此事，僅以娛悅心目而已。又長，見聞漸多，漸覺小說家言，乃寫人生真實境之筆墨，視史書僅具輪廓者不同。欲練達情僞者，非讀之不可。其後喪亂日甚，耳聞眼見者，亦累積如山邱。始審社會之奇，事理之變，書生癡兒，所恣意繪影繪聲者，實則遠不及影聲之什一。如是，則今之小說，方瞠然落後，而更須絕塵追寫現

京報叢書(小說之一)

代之人生，信乎其爲學乃初興未艾也。慎言陳君，以小說家名於北方多年，吾雖諗知其人，而未嘗讀其書。近著斷送京華記，殺青已成，迺便吾序之。秋窗披檢，知其厲言八九，皆根於實事。所繪之影若聲，皆在不足，而無嫌其過。後有惇史，刊落其浮言，以儕於宣和遺事可也。書既剗剗，欲施以隱揚，卒不可得，遂舉以歸之。本樨有香曰，吾無隱乎爾，斯書其近之矣。己巳九月，鹿島舊人。

斷送京華記目錄

上卷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一紙催命符千家破產 | 十萬纏頭錦八埭生春 | 一 |
| 第二回 | 承帥志狎客進新歡 | 展雌威秋娘翻舊賬 | 二八 |
| 第三回 | 沸旦笙歌中宵傳竈養 | 漫天風雪暮夜泣王孫 | 四六 |
| 第四回 | 碧血濺橋頭獄無左證 | 妙言傳日下筆有陽秋 | 七八 |
| 第五回 | 開喜宴司令提名伶 | 擺壽筵葬夫驚雛妓 | 九八 |
| 第六回 | 醫貧無計孝子埋怨 | 療妬有方將軍說法 | 一一七 |
| 第七回 | 惹草拈花名流變嫖客 | 拖泥帶水貴婦養螟蛉 | 一三五 |
| 第八回 | 卜休咎秘書談命理 | 望奇氣元帥失戎機 | 一七四 |
| 第九回 | 開賭場嘉賓入幕 | 埋生墳馬弁呼怨 | 一九九 |

下卷

第十回

密設網羅豺狼當道

安排陷阱魔鬼瞰門

一

第十一回

烽火連天排愁有酒

笙歌達旦製曲無人

五一

第十二回

吟風弄月名士多情

棄甲曳兵將軍畢命

九〇

第十三回

賞孤芳西山攬勝

妬並帶醋海興波

一一三

第十四回

苦餉糈財神挨臭罵

謀差缺老閻展威風

一四一

第十五回

三唱驪歌風流雲散

一聲霹靂玉殞香消

一七七

第十六回

煙水迷茫片帆歸海島

鶯花落寞殘照送京華

一九五

斷送京華記 卷上

第一回 一紙催命符千家破產 十萬纏頭錦八埠生春

却說北平地方，原是繁華舊都市，單就前門大街大柵欄一帶而論，差不多徹夜行人不絕。最熱鬧時候，便是華燈初上，各戲園各飯店門前，車馬輻輳，游人擁擠不堪。由這時候，熙熙攘攘，一直鬧到午夜。歌樓舞館，因酒闌曲散，滿街上游客的歸車，散局的妓女，和流星趕月般，四處奔馳，這一般游客主伴，剛剛各奔安樂窩，尋其好夢，魚行的老板，宰肉夥計，推其小板車，已絡繹於途了。等到販魚宰肉的，一隊隊過去，天色已是微明，一般賣豆腐漿賣燒餅的細民，已出現街頭。所以若是有個閑情的人，當深宵夜靜，信立街頭，一看便知五都市況，比別處不同。

就中單表有個賣豆腐漿的老王，每日照例是天色一亮，便挑一担豆腐漿，和百

來個豆糕燒餅，出來趁生意。因為正陽門官廂左右駐了一排軍隊，每日晨曦甫動，一個個活潑潑底軍士，都在草場上，翻銀槓，端大石，鍛鍊身體。老王担子一挑到，這些青年軍士，都圍攏上來，你一碗豆腐漿，我一個燒餅，不消幾刻工夫，便把一担東西，售賣淨盡。老王因為這班軍士，言語舉動，都非常和藹可親，不但沒有強除硬欠惡習，並且有時反多生受他們一兩個銅子，便認為是個可靠的主顧。這班軍士，也因為老王弄的東西，十分潔淨，價錢又公道，也樂得和他交易。所以老王這一担豆腐漿燒餅，好似專為這班軍士，特備的早點。日子一久，老王和這些軍士，個個都認得，並且個個似都帶有一段感情。

當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，因夜裡下了一陣大雨，清早起來，雨是止了，滿天罩一重黃霧。老王因怕誤了生意，冒着大霧，一直趕到正陽門，由霧裡望過去，草場上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心裏好生詫異。暗想難道我今天出來太早了，何以官廂老總們一個也沒看見。他也不敢三七二十一，仍把挑子放在平日固定地方，靜靜候了一會，仍不見一個人出來。禁不住摸到草場邊，吆喊兩聲，裏面仍是沒有一

人走出。老王到此不能無疑，乍着胆子，闖進草場，走上台塔，隔着玻璃窗向內一看，見屋裏一個人也沒有。不但沒有人，連被蓋器具，也都不見了，地下滿堆着草薦和零亂破紙，老王倒愣一愣，心想這一般老總們，都開到那裏去了？昨天見面時候，何以一點消息也沒有通知。因為失了一幫可靠老主顧，心裏十分失望，低着頭，慢慢走下來。剛剛走出草場外，瞥見豆腐漿担子旁邊，却圍了一大羣人們，在霧裏望過去，雖看不十分親切，可是辨得出，一個個都是軍士打扮。不禁心頭一喜，心想原來這班老總，是出去會操的，現在又回來了。一面趕着上去，一面口中喊道：「不要忙，等我來，我來了！」

及至赶到跟前一看，却又大吃一驚，只見一個個軍士，都是菜色面皮，赤紅的眼睛，衣破鞋穿，臭汗薰人，好似街頭叫化子一樣。正要動問他們是由那裡開來的隊伍，却見他們已是自由動作，各人搶着担上小碗，爭向桶內舀着豆腐漿亂喝。老王一想，一樣是來招呼我的生意，我也何必管他是生張熟魏，便也忙着招呼，替這個送漿，替那位送餅，何消半刻工夫，把一担熱騰騰的豆漿，和幾百塊豆

糕燒餅，風捲殘雲般，都送在一班飢軍腹裏。大家把東西都吃完了，也不問價錢多少，把袖子向嘴一抹，肩起大槍，預備要走。內中還算一位軍官有良心的，由衣袋裡摸索一會，摸出一張霉爛破票子，向老王担上一扔，說道：『這張票子賞給你吧！』老王急忙接來一看，票子上字跡模糊，已辨不清，就中只有山東兩個字似可彷彿看得出來。見他們已經開步要走了，連忙搶上去，向那給錢軍官說道：『老總請換一張票子，這張票怕這裡用不得！』

那軍官見老王向他換錢，立時睜起大眼睛，一聲斷喝道：『媽巴子！老子們多遠路走來的，喝点豆腐，還不應該嗎？是看你小本生意可憐，纔賞你一張票子，你還不知好歹敢來麻煩，』說時舉腳一踢，把老王踢倒泥埃裡，隨手向豆腐挑一拉，把担上碟兒碗兒，摔了滿地。老王是一個六十多歲老頭子，何曾經過這種風波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滾在地下，半天掙不起來。等到大隊軍隊都走遠了，纔來一個巡警，把他扶起，還埋怨他不該和軍士衝突。老王那敢多說，一看自己滿身泥土，担子裏碟兒碗兒完全粉碎，眼看一挑豆腐漿担兒，完全破產了。只得忍淚

吞聲，把地下碎碟破碗檢起來，蹙了一肚子悶氣，走回家去。

老王向來是天不管，地不管，只知道日作夜息，埋頭做買賣，外間一點事情都不管。現在遇着意外飛災，豆腐挑又破了，既不能出門做買賣，成天只蹲在家裏生氣。那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剛剛過了兩天，老王和她老伴正坐在竈角吃窩頭，忽見他的兒子王富，背着鋪蓋捲，哭喪臉回來了。老王見王富突然回來，很是詫異，問他何以不在店裏帮忙，却回家來幹什麼？王富道：『元順店已經倒閉了，我還在裏面幹什麼！』老王着急問道：『怎麼回事？』王富道：『給大兵擠了！』老王歎息了一聲道：『這樣說起來，全由那般短命軍士搗亂出來的！你且把店裏情形說給我聽。』

王富便道：『元順店裏，本來賣米麵兼兌換洋元，前兩天救國軍開走了，不曉得由那裏開來一隊叫花子的軍士，拿着不兌現的票子，到處搗亂。我們掌櫃，一向是和救國軍隊交際慣了，都是公平交易，絲毫不差，以爲凡是軍隊，都是一樣。那知新來叫花子軍隊，又兇又狠，他把不兌現票子藏在衣袋裏，一走進店，開口

硬要換錢。等得人家把錢算好，他接過來，纔把不兌現票子一扔，抹頭便走。掌櫃見是不適用的票子，和他理論，他便瞪着大眼問道：「不收用他的票子，便要拿到司令部槍斃。」掌櫃因上了幾次當，知道這些軍隊蠻橫，無法理論的，只好把兌換銅元牌子收起來。凡是有來換錢的推說沒有。以爲如此，可以免去麻煩，那知還是不行，店裏不換錢，排着米麪，不能不賣的。他便拿出一張不兌現的票子，買了一觔白麪，却叫你找八毛多的現款。若是不賣給他，他便要扭你到司令部去理論。如此一來，更不上算了，不但賠米麪，還要貼了現款，換來一張不適用的票子。元順店裏，本也資本無多，那堪如此糟踐，大家便商量，索性把米麪都藏起來，看是平日靠得住熟主顧，引到櫃後賣給他。若是舉動不大自然，蓄意來討便宜的，便回絕他連米麪都沒有。用了這個法子，果然擋了好幾次亂子。昨天不曉得那裏却來一個叫花子式的軍官，還帶一個巡警，一輛小推車，進門硬要買兩包大米，掌櫃辭他沒有。那個軍官，便拍着櫃檯大罵。巡警便對掌櫃說道：「是你開了舖子，便要做買賣的，東西要賣多少錢，是由你的主張，合買不合；

，出在人家意思。萬不能開着舖子，人家來招呼生意，你倒是有貨，辭着不賣，這個道理，却說不過去了。」掌櫃給巡警一語提醒，登時有了主意，便對軍官說道：「這幾天因為火車不通，來源斷絕，米麪十分缺乏，現在藏着幾包大米，每包成本很重，要八十元一包，不曉得要不要？」在掌櫃意思，以為抬高價錢，他們一定不要。不想那軍官立時拿了一百六十元不兌現票子出來，叫把米趕快抬出。掌櫃到此真是沒有法子了，不賣給他，已經說過，賣給他，眼看兩包大米，換幾張廢紙，也不知年和月，纔可以換出錢來？那個巡警還在旁邊催道：「人家出了這麼大價錢，你總不至虧本了，趕快把東西抬出了，別誤了人家事情。你若是再刁難，便是有意擾亂市面，我要帶你到區去說話。」掌櫃給他一逼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，只得硬着頭皮，命我到後面，搬出兩包大米來，放在板車上，賠了幾句話，送他出去。好容易把他們打發了，大家聚在櫃上頭，正在想法子，却見東邊有一位穿哩嗶嘰衫戴呢帽的先生，慢慢走了進來，一開口便問舖裏有大批米麪沒有？掌櫃因為不是熟主顧，仍拿那一套老話辭他。那先生向門外一指道：「剛纔

你們不是搬兩包米出去，賣給他們，如何說是沒有？」我們掌櫃本是個老實人，給他一駁，一時竟答不出。二掌櫃便出來應道：「因為這幾天火車不通。舖裏只藏一點底貨，價錢大一點，剛纔賣給他們兩包米，每包是八十塊。」那先生笑道：「別瞎扯，他們是用不兌現的票子，我是用現款的，如何也比得他們？」二掌櫃見說是用現款，便安了心，又見他是斯斯文文，並不是軍人打扮，便問訊他在那裡恭喜？那先生道：「我是在六條唐宅管事，因宅裏上上下下有六十多口，當這亂紛紛時候，要多備些米麪。剛纔到元泰舖裏，只有十包福星牌的白麪，其餘的牌子不好，我就不要了。」二掌櫃因為六條唐宅，是有名有錢主兒，他宅裏管事出來辦米麪，當然是靠得住的。我們舖裏，藏有二十多包福星牌的白麪，和十幾包米，能一批出脫，撈得現款回來，也免得有貨擱在舖子裏，和這些叫化子的大兵麻煩。便引那先生到後院看貨。那先生便揀了二十包福星牌白麪，十五包米，一共說妥三百九十四元。又命我們舖裏開了發單，由舖裏把東西送到他宅裡領款。我們掌櫃命我和二掌櫃，還有一個老六，一同推着車，跟着那位先生同去。到

了六條胡同西口，在一家紅漆大門首停住。那先生命把米麪搬進一家門內，拿着進去。等了半點多鐘，纔有一個大兵，拿了三百九十四元不兌現的票子出來。二掌櫃看了不肯收，說剛纔和你們管事說明，是三百九十四元現款，現在拿着這票子回去，實在沒法子繳贖。那大兵睜着大眼睛道：「你們要現款，等我們領有現款，再給你們。現在關的都是這種票子，只能給你們票子。」我們同去的那個老六，只說一句「若沒有現款，請把東西交還我們。」那大兵便一個大巴掌，打在老六臉上罵道：「媽巴子！俺又不短你錢，你敢胡說？」二掌櫃一看來頭不對，領了我們，跑到臨近派出所，告訴巡警，求他替我們理論。巡警却怪我們沒把住戶打聽清楚，六條姓唐的，前一個月就搬到天津去，現在新來一位姓譚的參謀長，借在裏頭居住。他們軍界都是通用這種票子，不久便可兌現，你們暫且收下。二掌櫃見巡警尚且沒法，自己那敢再上門理論，忍着氣，回到鋪裏。大掌櫃見了，便炸起來，大掌櫃說二掌櫃不好，二掌櫃也說大掌櫃不好，兩人先吵半天架。鋪裏本只靠一點小資本週轉，這麼一來，那裏受得了，只好關門歇業了。這幾

天因這票子上當的，不只我們一家，聽說日隆元隆茂隆德三元這幾家米錢舖，都因爲這亂子，鬧得虧本的虧本，倒閉的倒閉了。」

老王聽了兒子這麼說，一時便動了好奇之心，說道：「我這幾天因爲傢伙給大兵打壞，氣悶在家，沒出去做生意，只聽街坊紛紛傳說票子出亂子，竟想不到，會鬧得這麼厲害，我倒要出去看一看。當下把窩窩頭三口兩口咬完，喝一杯釀茶出了胡同，走到大街一看，見滿街上，三三兩兩，都是跟那天早上所見同樣的檻軍隊，兇眉豎眼，在街上穿梭般走動。好些舖子，都把店門關閉，門上貼着小紅紙條，書明此舖出倒。也有把店面玻璃門用灰水刷白，寫着修理門面。一路走過去，見前門大街一熱鬧市，十有七八，都是如此。最好笑是平日排得五光十色時鞋舖子，現在玻璃窗裏面。只排零零落落幾雙坤鞋，要找一雙男鞋，走遍大街，也找不到。還有估衣舖，平日紗羅錦繡滿壁，現在只掛幾件半舊女裙女褲。要一件整齊長衫，也看不見。大膽敞着店門，歡迎主顧的，祇有棺材舖和壽衣舖。其他如換錢小攤，買香烟小販，也都逃避得無影無蹤了。老王沿街看了一回，不